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散文卷（2001—2005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他乡的天空 摩尔宫殿的秘密

北 岛 张承志 等 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散文卷（2001—2005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他乡的天空 摩尔宫殿的秘密

北 岛 张承志 等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乡的天空 摩尔宫殿的秘密/北岛等著;《收获》
编辑部主编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珍藏版.散文卷.
2001—2005)
ISBN 978-7-02-013121-1

I. ①他… II. ①北… ②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76672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5.25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121-1
定 价 9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其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姜 文 阿 城	姜文对阿城	1
史铁生 陈 村	我在哪里活着	14
贾平凹	缺水使我们变成了沙一样的叶子	49
张承志	匈奴的讖歌	62
刘索拉	曼哈顿随笔	87
贺友直 陈 村	老市民的旧上海	94
舒 婷 陈 村	我已是狼外婆	123
乌热尔图	昨日的猎手	162
马 原	拉萨地图	177
贾平凹	拴马桩	185
北 岛	他乡的天空	189
张承志	摩尔宫殿的秘密	224

北 岛	里尔克：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	257
北 岛	帕斯捷尔纳克：热情， 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	286
李 辉	美国梦，中国情结 ——卢斯和他的《时代》	325
张贤亮	美丽缘起	351
杨宪益	半瓶浊酒，四年星斗	376
叶兆言	记忆中的“文革”开始	387

姜文对阿城

姜 文 阿 城

姜 文：你这回回来见着那谁谁谁了吗？

阿 城：还没呢。

姜 文：你得见见她。

阿 城：为什么？

姜 文：也不为什么吧，就是我们一块儿去了趟韩国，还有述平、王朔、余华他们，我们从那儿就说这个创作的事儿，一直到回来。

我不否认有些人，或很多人，会在瞬间有一种出壳儿的感觉。比如听音乐，容易产生某种感觉，甚至连激素都调起来了，分泌上有些变化。我听我迷恋的音乐，真是起鸡皮疙瘩。

阿 城：是，打冷颤，起冷瘁子。

姜 文：我的《鬼子来了》，还有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其实都是从音乐开始的。我跟人家说，说不明白，人家

说你好音乐？我说不是，我连谱都不识，我只能说我的灵感是从那里来的。比如，我听马斯卡尼的音乐，像一个火儿，把天点着了，想抽支烟，白日梦，跟着走，走到……你能闻到那味儿的程度，景色能看到，对话能听到，电影我先在脑子里看到了，那叫完整，那叫清晰，就是不容易叼住。

阿 城：神往，神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到能闻到味儿的程度，好。

说来我们的脑子里，有个很古老的部分，叫嗅叶。嗅叶呢最初只有两层细胞，第一层管接收气味，把它们分类，第二层管通知神经，指挥身体采取怎么样的应对。蛇，鳄鱼，这些古脊椎动物，爬虫类，都是只有嗅叶的动物。你看蛇芯子吐来吐去，就是在收集周围的气味分子，它主要是靠这个来判断，周围有食物呢还是有敌害，再有就是可以交尾的对象，之后决定怎么反应。蛇的眼睛只能感觉得到明暗，看不到东西，等于是个瞎子。

后来嗅叶进化发展成情感中枢，脑，才开始有了情绪功能。情感中枢可以修正学习、记忆这两大功能，古哺乳类动物，也就是马牛狼老虎这类动物，才会有更复杂的反应，情感中枢里也就有了一个嗅脑部分。

大概到了一亿年前吧，也就是到了新哺乳类动物的脑，就是我们说的猴儿、猩猩、灵长类，和之后我们人类的脑，又增添了几层新细胞，我们才能慢慢出现所谓的智能。你刚才说的起鸡皮疙瘩，就是音乐刺激到了情感中枢，影响到嗅脑中的原始嗅叶部分，结果反馈出嗅幻觉。

姜 文：《阳光灿烂》开始的第一首“文革”歌曲，我根本摆脱不了。骑自行车我自己哼，就能想起我在唐山的时候，六岁……我现在想起那是个什么味儿了，就是柏油路的柏油味儿，加上臭电石，搁水里就冒泡儿，那叫什么……

阿 城：乙炔，用来气焊的。

姜 文：对，焊东西的。就是那俩味儿，一下就勾出来了，我就倍儿兴奋，一下就能想起小时候在唐山街边儿，坐在消防栓上，俩，这边儿坐一个小女孩儿，那边儿坐我，看游行，武斗的队伍。

阿 城：警察办刑事案，当事人常常因为昏迷而失去记忆，用现场的味道刺激嗅觉，当事人会恢复记忆。嗅觉非常灵敏，我们的鼻子里有大概三百万到五百万个管嗅觉的神经元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数目吧，你可能是属于五百万的。

姜 文：是。我头一场戏，就得老听那段儿音乐，闻那味儿，然后你就可以写好多。所以我跟人家说，我这电影非得到我能闻到味儿了，我才能拍，我能闻到了，我就有自信我比谁都能拍得好，因为别人闻不着，我能。

阿 城：嗅觉是情绪的基础。嗅觉不灵的艺术家的，很难成为最好的艺术家。

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他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，不断描写由嗅觉引起的记忆。德国作家希施金在他的著名小说《香水》里，写了一个几乎在嗅觉上有特异功能的主角，他杀了二十多个女人，为的是得到她们身上的自然香味儿，后来他制出一种味儿，让所有人都很兴奋，结果把他杀了。中国作家里，我想想……台湾朱天心有个《匈牙利的水》，写人由香水而引起的记忆和情感，精确细致，叹为观止。这边是莫言的小说，光感、嗅觉、触觉都非常强烈，景观奇异。艺谋拍《红高粱》，没去转化莫言最敏感的东西，不懂，粗糙了，可惜。不过到了《有话好好说》，有了一点儿嗅觉感，大概因为你是有体味儿感的演员。演出状态来，自然就会有体味儿出来。不过我有时候看电视节目，老觉得有一两个主持人有口臭，不自觉就会退后一些，你知道我的电视是十二吋的，再退就成看表了，可还是会退。

《鬼子》，《阳光》，都是体味儿强烈，好。

姜 文：有意思。

阿 城：香水儿和酒的调配、鉴别，都必须在嗅觉和味觉上有超常的能力。香水儿大概有个六千年的历史了。日本料理里的姜，作用是隔味儿的，吃过一种生鱼之后，吃姜，嘴里留的味道会被隔掉，好完全享受下一道生鱼的味儿。

姜 文：有意思。

阿 城：情感中枢里嗅脑的这一部分，里面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，一个叫海马回，一个叫杏仁核，都是因为它们的形状来命名。以前医学界认为，顺序应该是：比如杏仁核，先把接收到的信息分好类，传到丘脑，转成脑的语言，就像电脑的语言是零和壹，人脑也有自己的语言形式，之后传到大脑皮层的感觉处理区，整理成感觉，形成认知和意义，也就是怎么回事儿，再传到情感中枢，决定怎么反应，再通知其他脑区和全身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快的。

我们以前一直认为，杏仁核完全是靠大脑皮层的指令来决定情绪反应。

但实际上常常是，比如一个黑影一晃，我们撒腿就跑，或者别人刚一抬胳膊，我们就已经扑上去打了，所谓来不及想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莽撞。也就是说，管思考的大脑皮层对刺激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动作了。

这是为什么？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一个叫勒杜克斯的发现，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丘脑到大脑皮层的神经，还有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丘脑直达杏仁核的一小绺神经，也就是说，有一条近路。当然，结果，杏仁核常常会抢在大脑皮层思考之前，就反应了，情绪，动作，电石火光，刹那，速度非常非常快，先斩了再说。

杏仁核管储存情绪记忆，一有刺激，它马上就过去的情绪记忆比对，新的刺激里只要有一项要素与过去相像，它就按照记忆了的情绪经验启动。比如，我们讨厌过一个人，以后只要这个人出现，我们不用想就讨厌他，而且这种情绪非常难克服，常常是还没见人影，光听见声音了。勒杜克斯叫这个为“认知前的情绪”。

比如“瞧你丫那禽性”，“别提他，我烦着呢”，“你再提他我就跟你急”，都是我们常碰到的认知前的情绪，而且搞得心潮逐浪高，久久不能平静，挥之不去。

这个发现，对理解人的行为，非常重要，比如就影响到西方法律上对刑事责任的判断、量刑。

勒杜克斯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，证明杏仁核可以处理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印象和记忆。他在试验者眼前闪过各种图形，很快，试验者根本察觉不到。这之后，再把图拿出来，他们会偏好其中的一些很奇特的图形，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最初的几分之一秒，已经有了记忆，还决定了喜欢不喜欢。情绪，可以独立于理智之外。这就是直觉。

姜文：我头一次写剧本，感觉是在笔录，一个半月，笔录下来，有时候来不及，追不上，那个东西变了，把音乐倒回来再听，又追上了。

阿城：当然追不上杏仁核，肯定追不上。其实，倒不妨备一个录音机，快说，先录下来，再写下来。

姜文：有时候经过嘴巴吧，也变。挺奇怪的。

阿城：是，语言会异化感觉的出发点，而且还一路互相异化下去。烦也在这儿，有意思也在这儿。

姜文：我其实在拍一个脑子里已经有过的东西，平常我没觉得我是一个细致的人，那么敏感的人，那么知道把哪个跟哪个剪接到一块儿的人，不知道。

那天我放了一点儿《阳光》，还有《鬼子》。好多地方我觉得真不错，好像不是我弄的。回想刚剪完那会儿，就好像什么断了，飘走了，一去不复返的感觉。

阿城：是啊。这就说到海马回，海马回呢，是一个情境记忆库，存储图像。比如，动物园的老虎和山里的老虎，情境不一样。海马回管的是客观图像比对，杏仁核管的是情绪意义，同时也掌管恐惧感。所以你刚才提到听音乐起鸡皮疙瘩，除了引发嗅觉，同时也引发了类恐惧感，你如果是鸡的话，羽毛儿就竖起来了。

如果只留下海马回而切掉杏仁核，我们在山里遇到一只老虎就不会

感到恐惧，只不过明白它没有被关着而已。有人拿刀要砍你，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动作，砍到身上自己会流血，可是不会骇怕，不会恐惧，做不出恐惧的反应和表情，同时，也不能辨认别人的恐惧表情。麻烦了。

反正是，没有了杏仁核，我们也就没有所谓的情绪了，失去兴趣，没有恐惧和愤怒，无动于衷，不被感动，铁石心肠，甚至不会情绪性地流泪，冷血动物，猪狗不如，打猪猪还知道跑呢。

姜文：我写《鬼子》的时候，经常把军乐声放得特别大，大得谁都受不了，我就得在那么大声儿里，每个细节都听得很清楚，凿得我确实好像穿过一个隧道能看到穿什么衣服；完全是动的，什么表情，说什么话，感觉特别强烈。但以我的在现实里的能力，我叼不住。

阿城：没关系，慢慢儿来，最宝贵的，别人替不了你的东西，你已经有了。

你刚才讲到你的童年记忆，也是一个话题。我们的童年时期，是杏仁核开始大量储存情绪记忆的时期，这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原因。有刺激的时候，我们最先出现的情绪，常常会是杏仁核里童年就储存下来的情绪模式。父母在小孩子面前吵架甚至动手，即使是婴儿，也已经记在杏仁核里了，只是还不能思考这个情境。这时候有经验的人，常常是妇女，会把小孩儿拉开回避，其实已经晚了，已经看见了听见了。电影电视分级，就是事先拉开回避。

童年少年处在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人，他们的杏仁核，说白了，集合起来就是民族的情绪命运，没有办法，情绪模式已经在那里了。王朔的《动物凶猛》，你再拍成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王迪跟我说过他觉得应该是百万庄那一带的灰楼、大杨树，而不是东交民巷那边儿的洋屋顶，其实你们各有各的童年记忆，各有各的好，要弄，非弄成自己记忆中的强度不可。王朔去年的《看上去很美》，好像没什么人评，其实非常好，上来就是一个小女孩儿的大脸，日光灯，童年，少年的情境记忆，把想象准确地结构出来。我猜评论家对王朔还在受杏仁核的控制，

还在闹情绪，还没有上到大脑皮层。

姜文：我会随着音乐，说出一些我早就不记得的话，比如一两句英文，其实我早忘了在哪儿学的了。如果这样可以把过去的东西打开的话，太好了。

阿城：法国的阿伦·雷奈拍过一个《去年在马利昂巴》，就是讲打开记忆的经验。法国前些年有个电影，忘记什么片名了，是那个大鼻子演的，讲一个在大雨中奔跑的男人被接到警察局，在警察的不断讯问中，他回忆自己与一个女人的关系，他在那天早上将女人枪杀，而回忆到最后，才发现他已经用枪自杀过了，原来他是一个死人。

姜文：还有就是拍《鬼子》的时候，在潘家口，水库，在那边儿拍完了，转到这边儿，早上起来，一开窗户，我把述平叫来了。我说这就是我要的光，特别好，好到我能掂出它的重量。它就跟水银似的，城里的光你感觉是烟，飘的，这儿的光你得用手接着，不接着它哐当砸到地上了。光射过来，浓，不是亮的问题，就是比别的地方浓，沉。述平就说我特别会形容，应该写东西……

阿城：好像……

姜文：可是，对我来说，它不是形容，它就是真的，不用形容。

阿城：这就对啦，就是真的，脑里的真实。诗就是这样，艺术就是这样，从古到今，脑生理没变，本质也就不变。

姜文：我觉得，电影，无非就是把这些东西，联成一片了。

阿城：我们的脑，进化到现在，可以对感觉加以思考，也可以对概念、符号产生感觉的功能。不过对创作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去感受自己的感觉，而不是轻车熟路的思考。

所以想象是什么？就是把你存有的图像、声音、味道，等等等等，把它们组合成一种新的关系，勾兑出新的情绪。原始的最重要，积累的也重要，记忆越多，排列组合的可能就越高。

所以写实主义什么的，不妨从脑生理上重新界定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就没有所谓反映论的那个写实了。创作这个词的意思，就是无中生有，造出一个来。

另外就是记忆，包括对关系的记忆，是非常不可靠的。我被编了不少“段子”，我从来不去辩真辩伪，辩解什么，那都是创作。图嘴上的痛快，也就是创作的快感。我只辨别段子本身编得好不好，编得好，大家一块儿乐呗。我常常恨不得就是段子里的那个阿城，他比我有意思。有个段子“阿城与范曾是莫逆之交”，问题不在假，而在编的人有一股子很认真的肉麻。

我就老说那个例子，萧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开始的部分里讲的。法律教授讲课的时候，突然进来两个流氓和学生打起来，教授召来校警把流氓带走之后，请学生们回忆刚才的情况，结果有的说来了一个流氓，有的说来三个，至于为什么打起来，说得就更乱了。法律教授说，流氓是我请来的，就是要你们知道，回忆，是多么不可靠，将来你们面对证词，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。

姜 文：记忆没有那么可靠。我还不到四十，就会出现……比如突然碰到一个人，这人他说认识我，我死活就觉得……

阿 城：没见过。

姜 文：有点儿二糊。然后这人提起一件事儿，就跟在黑暗中开一个门儿似的，出去一看，没错儿，有这事儿。然后通过这事儿，想起来了，一堆其他的事儿，然后人也想起来了。音乐能起这个作用，把我的东西开开了。

我觉得可怕在哪儿？如果没这么一人来，好大一块儿，就没了！当然不是真没了，而是囤哪儿了，找不着了。

阿 城：我岁数大点儿，想不起来的当然就更多了。别着急，慢慢儿说，你说的很可能是真的，有的时候是说到嗅觉，比如烧了什么，嗅觉一刺激，突然就想起来了。

姜 文：以后咱们提醒人用味儿提醒。

阿城：人脑可以自己产生类吗啡的物质，Endorphin，有镇痛作用，可多了会致幻，让记忆关系变形，变形错位的东西类似无中生有的东西，创作的生理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一直觉得题材不重要，随便什么题材，在脑吗啡的作用下，都会变形，重新组合，出现新的意义。题材，无非是借题发挥的那个题。

古代的艺术，都有很强的变形现象。并非是古人不重视现实，他们从现实中总结出很复杂的权术，而我们说的艺术，是比较晚近才分离出来的行当，才有了个人形态的艺术家。古代的艺术是集体的、宗教的，因为是宗教的，所以是幻想的、催眠的。这种幻想的催眠的基因，一直传递到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活动里。不过，原始宗教借助药物，以求达到深度催眠，增强幻觉强度，集体催眠。

我们现在定为毒品的致幻剂、兴奋剂，等等，因为经过提纯，或是分子化学的进步，人工合成，非常容易造成药物依赖。过量会发生生命危险，电影《低俗小说》，也翻成《黑色追缉令》，那个黑老大的女人跳舞回来吸粉儿过量，把个屈伏塔演的保镖吓了个半死，把观众笑了个半死。有毒瘾的人，常常吸毒已经不是为了兴奋，而是为了解除身体的痛苦，像救命而不是享受。我在美国身上总带着二十多美元，大约是一小包毒品的钱，有人问你要钱，并非是他穷，而是他急需解自己的痛，你不给，他就疯了，所以带点钱给他就是了，免得无妄之灾。

而在古代，致幻物都是自然植物，没那么纯，酒也是低度的，果子酒、米酒。《尚书》的“酒诰”，有点政府禁毒公告的意思，因为商朝全国上下都酗酒亡了国。可是周朝禁酒，独独不禁工匠喝，因为工匠是搞艺术的，要保护他们的创造力。商又信鬼，崇巫，巫是进食致幻物的，比如麻叶、致幻蘑菇，方便进入幻觉。我以前在湖北乡下看那些巫婆神汉搞魂灵附体、招魂，就是这样，是传统。江淮一带不是现在强调楚文化吗？楚文化的特征是浪漫，诡谲，正是巫文化的幻觉特征。

我们现在看先秦的青铜器上的纹样，漆器、织物上的纹样，有的看不懂是什么，或是干什么的，比如宋代定名的饕餮纹，到底是牛脸？猪